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七

眉山蘇軾文十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熙寧七年月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為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為腹心根本之

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强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横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兾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絶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内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為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為王霸者得之以為霸猾賊得之以為亂天下自唐

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强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

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横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茍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

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為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茍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強刦民財者法如何曰亂之漸也殺無赦緩之致亂被殺者必多折其萌芽是殺以止殺也仁也因饑而成盜

所盜不過斗米斛麥而聚衆每百十人則盡殺之乎曰是所為没其文於法而經生得以引經斷之者也不盜則飢死盜則法死法不加於待死之飢民也明矣且有任其咎者天災流行何國蔑有吏蚤上聞而為之備不飢飢而有備救之得其法仍不飢至於飢而吏之罪大矣尚不焦頭爛額以出之於水火致使羣聚以刦乎羣聚以刦猶不亟翦其渠魁以散其勢而使之延刦乎是故救死之盜可貸致盜之吏可誅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飢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為一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

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糴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敕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

能舉手此無它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熈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𣂏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寛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税務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

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絶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為譬如民庶之家置莊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日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

陛下容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㪷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㪷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匀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

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容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筏撈摝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穟且以餵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况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

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縁去年災傷放税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兑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飢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横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

常平米見在絶數少熈寧之憂凛凛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别乞閒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飢之術别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迫和糴不行來年青黄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

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
陛下備録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
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准備常平斛𣂏出糶救飢
如合准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
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
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為不須准備出糶救濟即令
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
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

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朱子嘗曰救荒之術在備之未荒之前若至已荒更有何策至哉言也後世司牧斯民者哀鴻遍野尚欲壅於上聞能如軾之未雨綢繆憯怛忠愛為民請命乎此則文之醇乎醇而可為世法者佳文豈在聲調格律之工哉

論積欠狀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兹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隂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寛政無它疾苦

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户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篳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

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
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悦服
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
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己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
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
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恩異舞文巧詆使不
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
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

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葢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

下赤子而皆為奸吏食邑户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户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

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為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户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税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

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户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

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内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不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宋自青苗市易等法行民無不欠官物者一二十年間

溥天之下莫不入於湯火矣觀軾此狀歷歷可觀可為流涕王安石之罪信上通於天也古者農自農而商自商非惟正之供官府勿與交財賄焉子產之語載在春秋匪特立政之體宜爾也葢市道必不可行於官與民夫細民之競利在錐刀之末賴積微以成鉅弗躬弗親往往乾沒今官一而民萬其必不可以躬親也明矣非胥徒是任其奚任出納既由胥徒則民之所靡十已七八而官之所入尚無二三此必然之理也久之則皆成

積欠既成積欠則官物唐捐而民為子孫之累唯胥徒不耕而穫之利永遠不荒耳是故官莊田地官本貿易在官無異舉貸棄之於地而民已不勝其擾均非善政又況放債舉息乎王安石推而行之徧天下宜乎舉太真仁英百餘年休養生息之業一旦風卷烟湯沃雪也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

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絶至咸通末有杜御史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寛剰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黄巢之亂劉晏以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干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

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寛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隗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為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

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晝十四策内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干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拆賣質妻鬻子飢瘦伶俜聚為乞丐散為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

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問之於吏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不勒留住岸一船點檢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析文破敕苟以隨船為名公然勒留

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綱梢既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絶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

務專擱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縁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至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例刻剥得糧綱税錢一千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皎然令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縁倉司𣂏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𣂏子仍只

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斗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喻退還其狀然相度得此法必行則見今斗子必致星散雖别行召募未必無人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決不能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旣冒深法必須重賂輕齎容行交付其押綱綱梢等知專斗若不受賂必無寛剩斗面決難了納即須多方容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是枝葉

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熈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葢是朝廷捐商税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檢收税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税務狀稱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違碍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以隨船爲名違條勒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税

務官吏爲准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為條未敢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税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剥兵梢敗壊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庶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而喪百臣聞東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

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旣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剥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為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行隨船點檢指揮如左

一准元祐編敕諸綱運船栰到岸檢納税錢如有違限如限内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名税

錢者各徒二年諸新錢綱及糧綱縁路不得勒令住岸點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歴處更不問罪至京下鏁通津門准此

一准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書金部符省部看詳監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隨船點檢得委有稅物名件自合依例饒潤收納稅錢即無不許納稅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依例喝貌稅錢事理甚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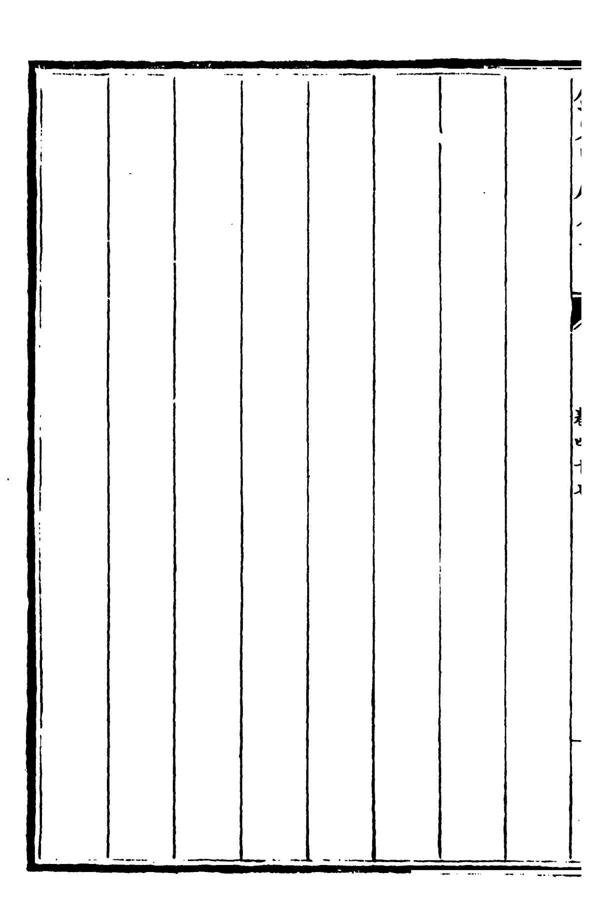
右謹件如前者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暖惜身畏法運餽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賊盜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船為家既免拆賣又常修完省逐處船場之費三利也押綱綱梢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攔無由乞取然梢工自領赴務量納税錢以防告訐積少成多所獲未必減於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易務導洛司堆垛場議者以為商賈必漸通行而今八年略無絲毫之效京師酒税

課利皆虧房廊邸店皆空何也葢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税而脚錢又輕故物貨通流緣路雖失商税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税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久閉乍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之後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皆輕玩國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為非臣不敢避妄言之

罪乞賜重行責罰若以臣言為是即乞盡理施行少有違戾必罰無赦則所陳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見也謹録
奏聞伏候敕旨
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司財用者不可不讀此文又嘗論之士庶之家侈費過度必子孫貧困然貧困之後往往仍有賢子孫復興唯慳吝積財者平生無甚過惡而每多斬焉無祀或為子孫所破敗灰飛烟滅天之報施何必如是深思其由葢財者人之所以養生也而其

相流轉於天地之間者止有此數豐於此即嗇於彼故侈費過度者在其人則為奢縱而其散之天地間者必有不知誰何之人獲被其養者矣唯納而不出則身雖未嘗享其用而使養生之具積而不流則亦必有不知誰何之人不得被其養者其造亂在於無形也士庶所及者至隘而猶如是況人君以天下為一家林林總總皆所宜養而可錙銖較量浚剥徵求使天地所以養人之生者不能養人或轉因之而害人之生豈非師曠所

謂棄天地之性者哉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

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禄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為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

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嘗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辭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顔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

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

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
觀光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不過數年自
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以作故作無不
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
而水濵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
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
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
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

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宫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静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

施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恨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

臣輙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按本傳云哲宗八年宣仁皇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端明殿侍讀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云云嘗觀宣仁臨朝盡革神宗時弊政千古稱女中堯舜而當時憸壬小人挾子不當改父

之政之說以煽動哲宗其時諸賢亦止以宣仁所定為母改子非哲宗子改父為辭而未能究極其理也如子不可改父則宣仁臨朝雖曰母改子而哲宗嗣服究是子改父無異掩耳盜鈴矣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曾子曰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熈寧大臣動稱紹述用孔曽斯語以為據依而不知以文害辭以辭害志所為侮聖人之言也夫道也者猶路也九達之衢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皆可之焉然而父

自東者子三年不敢自西不忘親也孟獻子之臣當無壬人矣孟獻子之政當無粃政矣孟莊子當日豈無為之臣者孟莊子為政豈無别出之見可措諸施行者然孟莊子唯父之舊臣是用唯父之舊政是循不忘親也故曰是難能也凡若此者皆父之所為合於道道在兩可必從其父之所可於天下無所損益也而有餘孝焉聖賢所深許也若其獲罪於天與民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人皆知其非道而曰父之道也改必待三年曰父

之臣也將卒用之以行父之政則易不當云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矣父在猶有幾諫之文諍子之義父沒則其哀痛迫切以速葢其愆者當何如而曰吾將紹述焉是揚父之惡而世濟其凶也乃曰孔曽有明訓豈非侮孔曽之言哉孔子繫易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夫人之所以為人以有父子之親也而所以有父子之親者亦以其為人人也者性為之非欲為之也雖桀紂之惡桀紂之欲也非其性也桀紂既死則其欲堙滅而無存矣

其性則死而不亡使武庚禄父能幹其蠱反其政而安天下之民亦不得不謂之意承考葢謂桀紂之性惡不得也則謂桀紂之無此意亦不得也况乎宋神宗者實有振厲奮發追踪前古之意特以知之不明處之不當為羣小之所愚以致於敗晚乃悔之而氣拘物蔽吝於改過不能自克原其本意豈欲民生之流離軍旅之敗没哉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人之志立人達人之志也人之事立人達人之事也是以不曰父

之志與事謂其嫌於從欲也使以從欲為繼述則非所謂人之志與事矣且守而不變誰其不能而又何謂善哉天有四時春秋冬夏其代謝者猶父子之義也春謝而夏代夏猶春之子也而易溫為暑夏謝而秋代秋猶夏之子也而易暑為涼使四時執而不變則生物盡矣況乎五緯愆而六氣易而欲執其愆且易者以為常曰吾以紹述也豈孔曾之教然哉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然則前事之有疑即後事之惑也學必講而後

明故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人皆知哲宗紹述之為非而不能無疑於孔曾之語則毋改子非子改父之說淆之不可不講也誠知哲宗紹述之為不孝則孔曾教孝之義大明矣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八九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方大川

謄録監生臣顧達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八目録

眉山蘇軾文十一

劄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八

眉山蘇軾文十一

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修議狀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寳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羣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

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災為福故宋景公一言而熒惑退三舍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

致水旱而況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為災沴
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於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
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
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
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
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謡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
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錯不當之咎也臣請
畧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

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搆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

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温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寃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杲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形體以為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以致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為凶人開茍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

人正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頽弛媮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為仁乎大抵為國要在分别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黄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吴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强塞之縱獲目前之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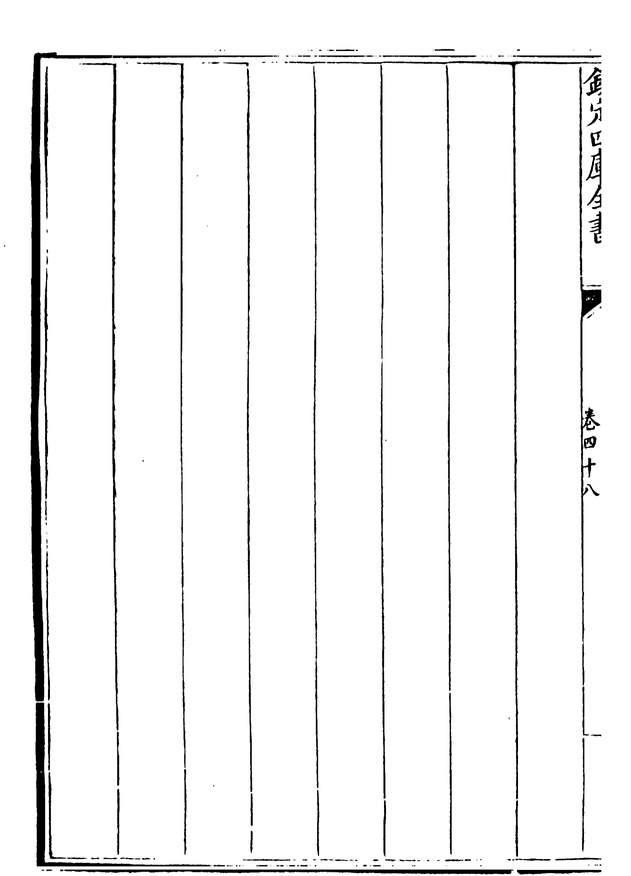
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為故道高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為然獨一孝先以為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勾當使臣五十

員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皆廢不治堤上楡柳并根掘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為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以廢壞横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畧不及此近因人言沸騰方牒北外郡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梼料便令計置令來欲興修四十五處已壞隄埽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

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
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
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
其為欺罔實駭羣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採察衆
論以為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
物料虛設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修則來歲當役數十
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橫生嗟怨之
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所

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行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修為學士日有修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畧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為可用故輒繕寫進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為耳目請間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以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光

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
上下苟為身謀謹備錄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
任恐慄待罪之至取進止
此軾邇英殿進讀祖宗寶訓因而陳所事退而書其所
奏以進本傳具識之其懇欵肫誠可為千古侍從臣法



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强雖有失儀曠職之罪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容則失臣臣不容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

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殁則又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曽不知光至誠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虚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吕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堅方監本州

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為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名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為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

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𧦬所言利害不許相見
近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為黨孫覺言丁隲云是臣親
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
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
知聖主天縱聰明察其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
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
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
深居法宫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

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寛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譏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寛饒忠直不畏强禦自候司馬擢為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寛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寛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寛饒自刭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貞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

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寛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為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

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為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為黑以西為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險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寛饒劉洎也

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内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争之地特賜指麾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劉克莊跋此乞郡奏稿曰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為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掞賈明叔也攻程公

者劉莘老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怨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有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自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呂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為吉甫輩所笑哉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輙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

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與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雖能言上下隔絶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

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疎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呉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於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禄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賊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

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絶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銜寃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於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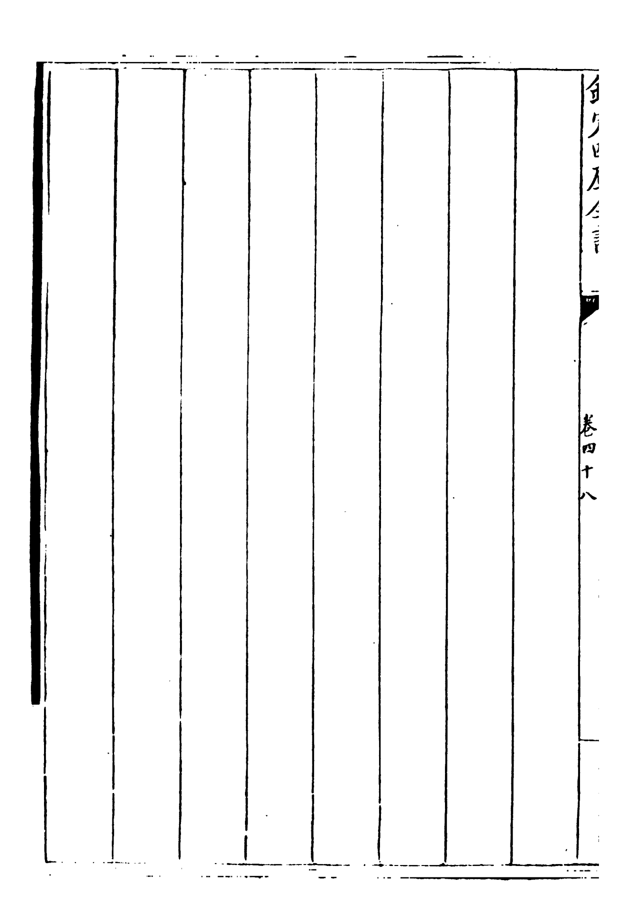
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上下交則為泰是故隔絕欺蔽最為亂階上下所以隔絕者中有欺蔽之臣也事無巨細未有欺蔽而不為害者若夫盜賊殺掠戰陣勝負乃國命所繫其為害尤大而欺蔽尤易生其為欺蔽尤易行何也事干封疆大小官吏必交頂抵蹠以救其死不使上聞其謀之者衆也內外之間大臣必有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煬之者固也是以欺蔽易生戰陣之事必在倉卒之間白刃所

接如電光石火過則無形唯憑口說耳身在陣中者猶且言人人殊豈有籍之可稽圖之可指哉是以欺蔽易行以易行之事遇力行之衆則以敗為功以功為敗以民為賊以賊為民五色倉黄莫可究詰矣甚者全軍覆沒連城失守而捷書日至然而當處被難之民無不知之者也於是千載而下傳之為笑志士仁人聞之而涕矣地處邊徼益難周知民雖能言上下隔絶不能自訴勢窮死迫化為盜賊馴而致之何所不有吁足畏也軾

之惓惓憂國而不能自已歎息痛恨於邊將提刑之失

其人而必欲聞於上也豈好異於衆哉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使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錢自

皇宋某年始也臣竊為聖世病之臣頃在黄州親見累歳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費而蓄積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歳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税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廪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為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

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來水脚官費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私費耗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

則隣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隣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為通疏而隔一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為良法須是盡削近歲弊法専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為通濟免五穀關津之稅使商賈通而價自平不待救荒而荒自救其言可法也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

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以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

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語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

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駢儷之體而與古為化者此文與韓愈代裴度讓官表為甲觀矣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旨哉言乎為君者知此不憂無臣為臣者知此不憂無友矣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九目録

眉山蘇軾文十二

司馬温公神道碑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九

眉山蘇軾文十二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歿也赤子無所仰

訿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䱇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禄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寳遁世非公則

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兹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茅坤曰歐陽文忠公知子瞻而子瞻為此文以祭之涕入九原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

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出大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

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

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徽歳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絶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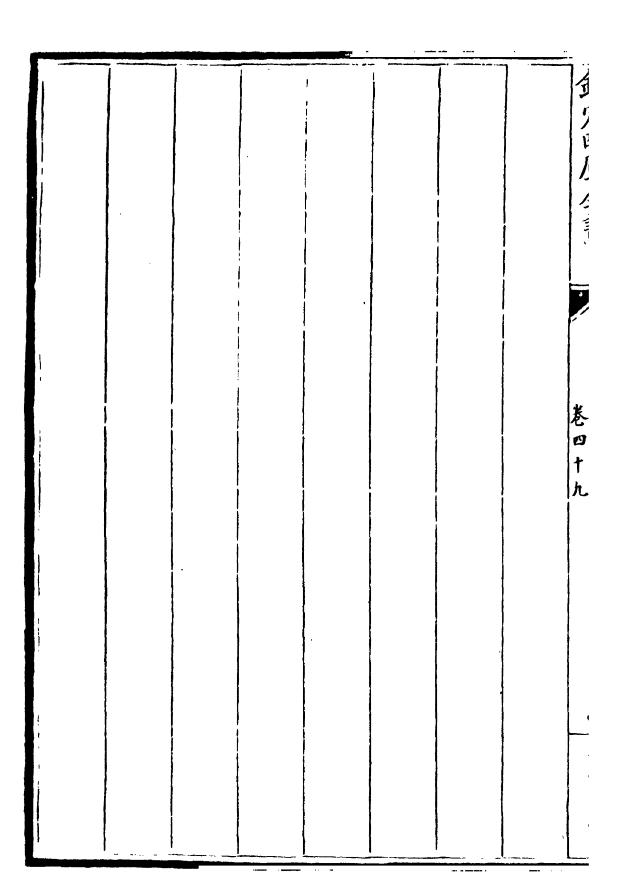
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
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
以燕父老𩯭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
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
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
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宫匪私於錢惟
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與柳宗元孝門銘同一體格

徐度曰東坡初為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讀之沈吟曰此何語耶時客有在傍者遽指摘而詆訿之公不答讀之再三又攜之而起行且讀忽嘆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謂奇矣客大慙

王世貞曰表忠碑文忠公撰并書結法不似臨池老筆然自婉潤可愛銘詞是蘇詩之佳者余嘗怪錢氏起羣盜非有大功德於民而能制一方傳數世而王

爵崇奉造於大明爝火自若納叛之後圭組映帶又
百餘年久而人思之何也武肅初有國將築宮望氣
者言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
肅笑曰世有千年之中不出真主者乎奈何困吾民
為遂弗改此其知有足多者五代史固歐陽氏懟筆
未盡徵也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城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説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

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留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臣謹

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葢常以藉口而繪其像於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武以弱為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遥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璉工詩冷齋夜話載其住東京淨因院乞還山林詩特清俊王安石嘗以其詩示歐陽修修戲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安石曰何謂曰此中無一點菜氣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

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獘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為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

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

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

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詩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髪下大荒

朱子曰東坡作韓文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

王世貞曰此碑自始至末無一字懈怠佳言格論層見叠出太牢悅口夜明奪目蘓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其關係世道亦大矣

司馬温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懐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果莊青伊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原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烏爾戩星音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

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

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顔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

邊塞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袵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絶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敵中者敵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

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户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

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

蔽之以一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
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
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
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
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
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
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
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

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陜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内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威明山欲以横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

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

鑾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温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柏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鼉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

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

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疉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

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興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一馬二

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
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
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
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
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於異識公於微
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
考之功

軾嘗曰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五人

者富弼司馬光趙抃范鎮張方平也

朱子曰坡公作温公神道碑叙事畧然其平生大致不踰於是矣這見得眼目高處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九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九